柿子熟了

■慕佩洲

家 人

去年，姥爷亲手种下、长了近20年的柿子树上，黄澄澄的果子挂满枝头，像一面伫立庭院中的旗帜。

路过的村民望着伸出墙头的柿子，眼馋得很，有时候会向舅舅讨要："克坤，摘几个柿子尝尝，都12月份了，你家柿子还不摘呢？"

舅舅有些不情愿，嘴里嘟囔着："只能给一个啊，这些柿子可不能摘，两个在外当兵的外甥快休假了，得给他们留着。"

10月，柿子初熟，舅舅便在家庭微信群中"炫耀"："想吃的报名啦！"恰逢工作繁忙，我和二哥不约而同地在群中回复："过段时间，我们就休假回家，舅舅给我们留几个！"就是这样一句半开玩笑的话，舅舅听到心里去了。

姜 晨绘

那个周末，两个侄女听说树上结满了金灿灿的柿子，吵着要回老宅看看。舅舅笑盈盈地迎接大家，拿出事先在树冠底部摘的柿子分给她俩。可这两个小家伙不满足，想爬上树体验采摘的乐趣。

舅舅听罢，犯了难——让摘，我和二哥休假返回，树上没了鲜果；不让摘，两个小家伙楚楚可怜，也显得自己太偏心。犹豫之际，大哥看出了舅舅的心思，他和舅舅一样挂念着身在军营的我和二哥。他低头向两个女儿耐心解释道："咱们已经有了好几个柿子，两个叔叔还没有吃到，是不是应该把树上的柿子留给他俩呢？"

"是！叔叔们当兵很辛苦。"

两个孩子爽快的回答，也逗笑了舅舅。他望着树梢上的柿子，畅想着不久的将来两个外甥回家的情景。

霜降时节悄然到来，这是柿子采摘的最佳季节。

看着迟迟不摘的柿子，几个姨发起了愁，她们催促舅舅"抓紧行动"："再不摘，都要烂在树上了。"舅舅却无动于衷，笑着说："霜打的柿子才好吃嘞，再等等，肯定更甜！"几个姨拿舅舅没办法，还觉得他固执。大哥在一旁小声解释道："我舅这是要留给我俩弟弟呢。"

"那俩孩子就是在群里那么一说，你舅就当了真。"

"俩外甥在部队，就盼着这口家里味道，我必须给他们留好了！"舅舅听后，认真了起来。几个姨便不做声了。

天气越来越冷，舅舅像守护宝贝一般守护着树上的柿子，隔三岔五回姥爷的院子里，看看树上的柿子情况如何。

12月初，姥爷去世百日祭，我休假返乡祭拜。行至村口，便迫不及待地向老宅的方向张望，映入眼帘的橙黄柿子，让我心中涌上一阵暖流。想到那是家人留给我们这些游子的"美味"，我的脚步也不觉快了起来。

走进院子，我径直走向柿树。抬头望着饱满鲜黄的柿子，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，想起那些与亲人在柿子树下尝鲜、聊天的温暖时光。如今，想到姥爷已经离开了，眼睛不知不觉模糊起来。

"快摘着吃啊！"舅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抹了一把眼泪，笑着回头："谢谢舅，你还真给我们留着呢，这么多，吃不完。"

"特意给你们留着的，惦记这些柿子的人多呢，我可做了好几次'恶人'了。"

摘了几个柿子后，我提议把剩下的给还未到家的二哥继续留着。二哥从军十六载，不久将退伍返乡。这位在军营奉献多年的老兵，更应该享受这份满含亲人思念与牵挂的香甜。

"有乌鸦！"突然，一旁的三姨惊呼起来。正值寒冬，很多鸟类没了食物来源，早早盯上这满树的柿子，只要没人在，他们就成群结队地飞来啄食。

舅舅和几个姨看着被乌鸦啄坏的柿子很是心疼："我们把柿子罩起来吧。"母亲灵机一动提议，很快得到大家一致同意。

"听说过给蔬菜盖膜、给苹果套袋的，还第一次听说罩柿子的。"三姨嘴上说着，却一头扎进杂物间寻摸塑料薄膜去了。紧接着，全家老小齐上阵，开始行动：二姨身手敏捷，靠着小时候练就的爬树本事，很快爬到了树上，扯着薄膜；母亲担任指挥，精确指挥二姨操作；舅舅是后勤保障，及时补充各"战位"所缺"物资"；大姨年龄最大，当起了"战地记者"，举起手机拍下这有趣的一幕……

"团结一致，大功告成！这就是咱们军人家庭的好作风！"经过一下午的忙碌，几个挂满果实的枝杈被严严实实地盖住了。大家站在树下，满心欢喜。

"伟富，树上的柿子给你留着呢，等你回来，摘着吃！"微信群里，舅舅说。

后来，我听二哥说，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胸戴大红花站在树下。姥爷和舅舅、姨们簇拥着他，高兴地说："孩子啊，终于回家了，柿子熟了，快尝尝吧。"那晚，二哥说他流泪了。

两代之间

梦开始的地方

■殷琦璐

格尔木，在藏语中意为"美丽的草原"，是青海连接西藏、新疆、甘肃的重要交通枢纽，有着长江源头、雪山冰川、昆仑雪景、瀚海日出等自然景观。格尔木也是"兵城"，不仅仅因为兵多，还因为它可以说是由官兵一点一滴建起来的。当年，慕生忠将军带领第一批军人来到这茫茫的戈壁滩，面对着地图上没有明确坐标的格尔木，慕生忠将军把手中的铁锹往地上狠狠一插："这里就是格尔木。"在我心中，格尔木是我军旅梦的起点，因为我的父亲曾驻守在那里近30年。

年幼的我与父亲团聚的机会屈指可数。平日里，母亲独自做饭、洗衣、送我上学，操持着我们的小家。有一年冬天，我与母亲去探亲。由于气候干燥缺氧，我经常看到父亲流鼻血，往鼻子里面塞卫生纸，心不禁隐隐作痛。在那里，沙尘暴常常突如其来。我趴在窗户边，看着外面的叔叔们双手红肿干裂，嘴唇发紫，依然坚持训练、工作。他们淳朴的笑容、爽朗的笑声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2012年冬，我再次前往父亲的部队。那段时间，他正在线上蹲点执勤。为了见到他，我坐上了执勤站点的火车，可出发没多久就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。后来，在一位叔叔的帮助下，我才见到了许久未见的父亲。那天，看到他黝黑的脸、发紫的嘴唇，我嚎啕大哭。我从未想象，父亲所说的"线上"是对生理和心理如此大的挑战。

那年，青海海西唐古拉山区发生5.5级地震。听父亲说，他和战友连夜筹备物资，奔袭数百公里……那是怎样一段艰辛历程啊！后来，我还听他说，他见过5231的忠诚——唐古拉山口矗立着一尊"西部军人"雕像，是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，青海省人民政府为褒扬青藏线军人造福雪域高原的功绩，专门在此竖立的。海拔5231米，山高水长青藏线，忠诚无言高原兵。我想，"人民高于一切"，是对此最好的诠释。

2016年春节，我在格尔木陪父亲过年。除夕晚上，我吃着热乎乎的年夜饭，兴致勃勃地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却接到了一个独特的"命令"——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去大门口站岗。临走时，他还为我拿了手套。冬天的格尔木异常寒冷。那晚，我陪父亲在寒风中站了2个小时。其间，我觉得无聊，不肯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，便跑到父亲跟前。父亲持枪时，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手里的枪被擦得锃亮，刺刀在寒风中泛着冷光。当天空中绽放璀璨绚丽的烟花时，我看到了他眼里坚毅的光芒。

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，我都喊父亲"老爸"。我觉得这样喊很帅气，他却认为我把他喊老了。在青藏高原从军多年，他头上已经有了许多白发。他唱歌经常跑调，我总嘲笑他五音不全，但只有一首歌他唱得很好："为了谁，为了我的祖国，为了春回大雁归，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我也知道你为了谁。"这首《为了谁》，让我感受到了他上高原的初心。

格尔木是父亲的第二故乡，这里藏着他年少时的青涩，训练时的汗水，以及无悔的青春。我多想向和父亲一样坚守高原的官兵献上一首真挚的诗歌："致敬！高原军人！你们脚踩荒凉的大漠草原，与风沙为伴，与雪山对话。你们不怕风餐露宿，不怕爬冰卧雪，更不怕浴血奋战……"

如今，我穿上了军装，更加理解了父亲身为军人的职责使命。在送我去军校的路上，父亲问我："当兵后悔吗？"我和他相视一笑，答案在那一刻不言而喻。

家庭秀

飞吧
让我们飞
像幸福的雪花
在阳光的亲吻里
一起融化

让我们的笑声
飞到春天的枝头
开出云朵般的花

每一棵随风起舞的树
都是长在我们心上的家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 不久前，陆军某部一级上士李毅恒的妻儿不远千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哨所。图为李毅恒结束执勤后陪伴家人的温馨场景。

李 峰摄

在安静与繁华之间

■燕 骁

说句心里话

节日外出时，我很少踏足熙熙攘攘的街道，总寻僻静的地段走走看看。有时，我会想，到底是我喜欢静，还是习惯静。转眼踏入机关营院三载有余，最深的感受，唯有个"静"字。除了早晚训练时"一、二、三、四"的口号声，指挥所里电脑风机终年不断的"嗡嗡"声，其他时候出奇的安静。我和战友就在这"静"中，四季穿梭于指挥所、办公室、寓所里。

春节前，为争取休假小憩，我加紧处理手中工作。批假后，我打算去看望未婚妻父母。当我将行程告知父母后，母亲说："去看看人家是应该的，在人家里要勤快些，多帮阿姨做些家务。"于是，我同未婚妻一道回到她家里。正赶上寒假，她的弟弟妹妹都回家了，一日三餐买菜、下厨、打扫，都是我们自己动手，生活别有一番热闹。

一天晚饭后，阿姨说："听说铜仁古镇今晚有舞龙灯、抬花轿，有谁想去？"常年在外的我，许久未能领略传统节日的风采。我和未婚妻欣然表示愿意前往。

那天，我们沿着江边漫步。远处高楼上布满探照灯，彩色的灯光照在江上，水面波光粼粼。江畔的树上，环绕着各色彩灯，温暖明亮。听到古城内传来铜锣声，想是节目已经开始，我们便快步赶去。来到古城入口，恰逢抬花轿队伍巡演至此，游人成群结队，在护栏边驻足观望，有小孩骑在父母肩上，有个子矮的站在花坛上。只见前面一人敲铜锣，两人举迎亲牌，三人吹唢呐，八人抬花轿，男扮女装的中年男子，手里拿着一杆烟袋锅，随着唢呐演奏声，步伐轻盈地领着花轿，向前向后、向左向右表演抬戏，表演完便向古城内走去。这时，忽听有人说"快跟上"，众人就紧紧跟随花轿队伍向前走去。

古城路面用长方形石板堆砌而成，道路两旁全是复古的建筑，杂货店的小物件琳琅满目，路边各色小吃香气四溢，头顶的大红灯笼满目皆是，加之唢呐演奏的喜庆歌曲，众人都沉浸在这喜庆中，谈笑着、跳跃着、快乐着……花轿抬一段、舞一段，我们一路跟随，待到表演结束，游人四散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紧随着这次夜游古城喜悦而来的是，假期已近尾声。我回家同父母团聚，品尝母亲厨艺的同时，听她聊些家长里短，同父亲谈论在外的欢喜忧愁。三天后，我踏上了归队的列车。

到达单位后，我整理着行李，不觉已至深夜。想起前几日，同家人的团聚使我心安气定，古城的热闹让我念念不忘，时下的安静却让我困意全无。我索性穿好衣服，到院里走走。

楼前是块草坪，里面种了不少树，平日午休前我常来走动。沿着草坪边缘继续走，便来到主干道前。不远处，大门站岗执勤的两位战友，笔挺站立，头戴冬帽，身穿迷彩。鼻梁间不时浮起薄薄的热气，在温暖的灯光下，悄然与空气融为一体。片刻后，我向办公楼走去，路遇值完班的三名战友，提着值班包，快步往住所的方向走去，他们应是刚结束一场"战斗"。

等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后，我回身向前走，双眼凝视着道路两侧。院子里的新春装扮简约朴素，香樟树上盘绕着的白色流星灯，灯光缓缓流淌着。灌木丛披满黄色网灯，静静地不出一丝声响。樱花树、广玉兰上装扮着小红灯笼，与温和的路灯一起，默默地陪我散步。

往返在悄然无声的道路上，想起纹丝不动的执勤战友，前几日的热闹仿佛被轻轻拭去，我的内心逐渐被这安静占据。从军至今，我目睹有人带着梦想来到军营，有人怀着不舍离开部队，有人用半生年华默默坚守。多数人像那流星灯里流淌的灯光一样，哪怕平凡、短暂，但一定会走一程照亮一程，守住院子里、草原上、深山中、海岛间的静，换来身后的一片繁华。

藏在针线里的爱

■倪 帅

情到深处

新兵连时，我收到母亲寄来的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件折叠整齐的蓝色毛衣。我轻轻打开毛衣，发现中间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字迹工整地写着："东北天气冷，儿子要穿厚点。"

蓝色是属于我们水兵的颜色。这件毛衣还未上身，一股暖流已涌上我心头。那天熄灯后，我把毛衣悄悄放在枕边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母亲已经上了年纪，而且视力不好，这件款式新颖、编织复杂的毛衣，还不知让母亲熬了多少夜，费了多少心思……

第二天，我给母亲拨通了视频电话。刚接通，母亲就迫不及待地问："试了没？合不合身？跟你们军装的颜色搭不搭？"视频中的母亲扶着老花镜，给我讲她如何在几十种蓝色毛线里，对照我的军装照片挑选了眼前的这抹蓝色。我这才知道她的良苦用心——妈想让我把这件毛衣套在制式毛衣里穿，这样既不破坏军容风纪，又能获得双倍温暖。我看了看眼前与制式毛衣有些色差的蓝色毛衣，不忍辜负她的好意，赶紧回答："可合身呢，颜色也正合适。"看着她欣慰的神情，我的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。

在皖南老家农村，母亲是街坊四邻里出了名的编织能手。我小时候，每年入冬前，母亲都会为我织一件新毛衣，每次穿上都会收到同学们羡慕的眼神。可长大后，我觉得商场里的毛衣更时尚，和母亲任性起来。以致后来每次逛商场，母亲都会留意新款毛衣，手里还比划着编织手法。我虽看在眼里，但仍然坚持选择那些看起来更时髦的毛衣。

新兵集训时，正值北方的冬季。身为一个南方人，我第一次领略到东北的严寒——风像刀一般锋利，割在脸上生疼。为了顺利通过考核，我每天还在操场上加练，但训练的火热还是难以抵挡严寒，我的脚上生了冻疮。

"妈，我想要一件毛衣。"时隔多年，我终于又向母亲开了口。清脆的笑声从电话那端传来，母亲激动地询问我喜欢什么款式和颜色，教我测量身体尺寸……

新训结束那天，母亲作为家长代表，受邀来到集训队参加总结大会。当家长代表们走进营区，我一眼便在人群中找到母亲，奋力向她跑去。当听说那件蓝色毛衣陪我度过了寒冷的冬季，母亲笑着抹眼泪："不嫌弃妈织的毛衣土气啦？"我大声说："怎么会？只有妈才能织出那么好的毛衣。"

后来有一年休假，我刚到家，就注意到阳台上挂着一排毛衣。"妈，咋那么多新毛衣？"母亲轻描淡写地说："嗨，以前给你织的，你没穿过。我看着都还好，打算送给亲戚家孩子穿。"说着说着，我的目光聚焦在一件件崭新的毛衣上。我仿佛看到无数个夜晚，母亲坐在床上，盯着手上的一针一线，努力回忆着商场里我看中的新样式，生怕哪里出错……

那年归队后，我跟随辽宁舰执行任务。冬日的渤海湾，云飞浪卷、寒风刺骨。站在飞行甲板上，寒气灌入衣领，我不禁打起寒颤。

回到舱室，我找出母亲织给我的那件蓝色毛衣穿上。母亲巧手下的细密针脚，将寒气阻挡在身体之外。那一刻，我脑海里浮现出母亲慈爱的目光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她嘴里念叨着对我的挂念、关心和祝福，并将它们密密地织进了毛衣。它柔软如缎，温厚如毯，如母亲无比温暖的怀抱护佑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寒冬。

那天傍晚，当最后一架战机完成着舰训练，甲板上欢呼声此起彼伏，战友们纷纷合影留念。我走上舰岛，晚霞洒满一望无际的海面，仿佛为航母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沐浴在夕阳中，我想我是幸福的。我能够心无旁骛地工作，而无需牵挂远在家乡的父母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父母的爱与包容。他们很少打扰我的工作生活，只把爱意藏进针线，默默诉说着牵挂和思念。